



▲吳承恩故居

網絡圖片

縱觀歷代留下經典著述的文豪名士，大多經歷坎坷，仕途受挫，官場失意，最後生活窘困，貧病交加，只能用文字直抒心中塊壘，發泄胸中憤懣。

吳承恩也不例外，寫出經典名作《西遊記》與他的坎坷經歷絕對有關。雖滿腹經綸，才華過人，卻飽受挫折與埋沒，終其一生，報國無門。妻兒早逝，晚景淒涼，對現實世界心灰意冷，但是吳承恩的稟性素質，喚起他對世態淒涼、封建腐敗的憤懣揭露，到老猶壯心不已。他在《送我入門來》中寫道：「吟嘯臨風，未許壯心灰」，「狗有三升糠分，馬有三分龍性，況丈夫哉。富貴無心，只恐轉相催。雖貧杜甫還詩伯，縱老顏頰是將才。」他開始創作《西遊記》，毫鋒所向，徑指專制王朝摧折民意的苛政。

《西遊記》雖然是吳承恩晚年寫成，但是以其畢生作準備。小時候，吳承恩經常跟從父親遍遊淮安近郊的古寺叢林，從小就有好聽神話故事的習性，在讀私塾時，經常瞞着父親和老師，偷偷地閱讀「野言稗史」。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愛好有增無減。三十歲後，他搜求的奇聞已「貯滿胸中」。五十歲左右，他寫了《西遊記》的前十幾回，以唐代和尚玄奘赴西天取經的經歷為藍本，將唐代以來廣為流傳的唐僧西遊故事，結合唐人傳奇、佛道經典、民間傳說及淮安地方掌故，以神魔志怪小說的框架大膽想像，構思整理。在人物塑造上採用人、神、獸三位一體，儘管光怪陸離，基本都是以社會生活為依歸，借助唐僧師徒在取經路上經歷的八十一難折射人間現實社會的種種情狀，沖淡了故事原有的宗教色彩，呈現出不同於以往取經故事的獨特風格。創造出孫悟空、豬八戒等藝術形象。借助神話人物抒發對現實的不滿和改變現實的願望。折射出期冀施王道，行德政，振風雷的政治理想，渴望建立「君賢神明」的王道之國。後來因故中斷了多年，直到晚年辭官離任回到故里，才最後完成百回本小說《西遊記》的創作。

吳承恩曾自言：「雖然吾書名為志怪，蓋不專明鬼，實記人間變異，亦微有鑒戒寓焉。」表明寫的雖是神仙鬼怪，其實着意的還是「人間」，並非搜奇獵異以資談笑的無為而作，而是鞭笞邪惡勢力，使讀者「悚然易慮」。在《西遊記》的神話世界裏，處處有人間的影子：神聖的天宮表面氣派不凡，至高無上的玉帝卻賢愚莫辨，十分昏庸，天庭和人間的王朝相彷彿；地府森嚴，官官相護，貪贓枉法；無辜的人有冤難伸，和地上的衙門並無兩樣；妖魔鬼怪殺人吃人，無惡不作，簡直是人間惡霸、官僚的化身。吳承恩塑造的孫悟空，嫉惡如仇，神通廣大，一切稱兇逞狂的妖魔鬼怪在他的金箍棒下都失去了往日的威風，或一命嗚呼，或束手就擒，這都反映了吳承恩掃蕩社會醜惡現象和邪惡勢力的強烈願望。這正是《西遊記》民主性精華之所在。

淮安吳承恩紀念館展廳櫥窗裏陳列着各種版本的《西遊記》。迄今為止，《西遊記》已被譯成二十多個國家的文字，外國翻譯家把《西遊記》的書名譯得五花八門，有的譯為《猴與豬》、有的譯為《神魔歷險記》、有的譯為《中國的仙境》，有的就直接譯為《猴子》。《西遊記》不僅在中國文學史上被譽為「四大奇書」之一，也已成爲世界文壇的瑰寶。

館內的亭台軒閣，均以衆所熟知的《西遊記》故事中人、景、物爲主進行設計構建。忽然，我意外發現與紀念館同在一處的吳承恩故居還留存一處真跡——半截吳承恩的棺材板，上面刻着「荆府紀善」四字。友人說，原本板上有十個字，「荆府紀善射陽吳公靈柩」。「文革」時，幾個農民挖掘無主墳塋取棺材板賣錢，無意中挖到。幾經周折，經學者考證，唯「射陽山人」吳承恩於長興解任後有「荆府紀善」之補。這塊棺木板的發現，才傳以知曉吳承恩墓地，發現吳承恩的遺骨和遺物，從而確定許多結論。

我們都尊崇吳承恩，友人要我題幾句話。我默然，想起了紀念館牌坊門柱上那副對聯：「東土西天，降妖伏魔，萬方傳頌孫大聖；楚風淮水，述異志怪，千載推崇吳承恩。」

（下）

猶太人之悲情與榮耀

用「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來比喻近百年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以及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糾纏不清的歷史，再恰當不過。放眼猶太民族近百年充滿着悲情與榮耀的歷史，我們置身其外，無法單獨從道德的角度去審視一個民族的作爲，他們今天的每一個決定，採取的一切行動，其根系都深藏在歷史的血泊中，並且遙遙指向未來。

在《我的應許之地：以色列的榮耀與悲情》中，以色列作家、《國土報》首席記者阿里·沙維特用記者冷峻客觀的眼睛，以自己家族的故事爲基礎，通過深度訪談，查閱歷史文獻、私人日誌、信件等方式，審視猶太人的建國和復興史，其中的悲憫、憂慮，對民族歷史的深刻反思和洞見，遠遠超越了他的民族性和宗教意識。該書中悲哀的成分大於榮耀，作者在以色列發展的榮光之下看到了數不盡的危機。

猶太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從西元一世紀被羅馬統治者驅趕出巴勒斯坦，他們就一直各地飄泊流浪，血與淚的歷史鑄就了這個充滿悲劇性民族的堅韌與智慧。他們有着頑強的生存能力，不論走到哪裏都可以創造財富。近百年來，在動盪中，世界飛速發展，然而猶太人並沒有分享到世界經濟技術進步的紅利，他們依然在基什尼奧夫大屠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民族解放運動，以及數不清的與其他民族的矛盾衝突中，過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十九世紀末期，在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帶領下，一批猶太人在和平復興夢想的驅使下，奔向祖先的應許

我睡眠還不錯，一般躺下就能睡着。所以老伴常不無驕傲地對朋友說：「這個傢伙心無旁騖，躺下就睡着。他的腦袋黏上枕頭，腳還沒放到床上，呼聲就起來了。」能睡、能吃、能喝是我的優點，而且不論條件，是一切都能夠保證分寸。所以，第二次陪同錢其琛副總理出訪中，他曾讚揚我是「站起來還能幹，坐下來能吃，躺下來能睡，高興起來還能喝」。但是，一般睡覺不沉，夜夢不斷，有時睡幾分鐘也會有夢境，有的是日有所思，或者是第二天要做的事情；也有莫名其妙，不知怎麼出現的胡思亂想。不過，醒歷在目，點滴猶存，因爲這可能是我所期待的。

甜蜜的夢

徐貽聰

老伴駕鶴遠去快了一年了，是擔心我一人孤寂，回來安慰我嗎？抑或是我常思念她給過我的種種恩德而產生的效應？思緒萬千中，我獨坐燈下，有點淒然。

誠然，我是個無神論者，不相信前世和後世說，知道離世的人不可能對活着的人有任何作爲，但活着的人應該記住離世者的恩德，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祭奠他（她）。我對我的老伴就是這樣做（她）。一年來，我每日每時懷念她，激勵自己。不過，這一次我卻寧願相信是她在給我送來新的關愛。

假若一個人背負太多太重，大抵是行不得多遠的。所以，古人征戰，倘要奔赴遠程，必精減行裝，方可取勝。我們的人生也彷彿是一場旅程，不可背負太多。閱讀也是這樣。很多家長關於孩子們的早期閱讀這件事有很多困惑，也是因沒有理解「輕裝上路」四個字的意思造成的。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看很多家長都會抱怨：「我的孩子爲什麼只看漫畫書？」「不是學校規定閱讀的書他都不看！」「幼稚園時非常愛看書的孩子，怎麼上了小學就不愛看書了呢？」「有時間就開電腦，或者看電視，即使他喜歡的書也只是翻翻就放下了，沒有什麼太大熱情，怎麼辦？」

早期閱讀對於一個人的成長來說有多重要，恐怕許多家長早已經了然於胸。可是爲什麼有了崇尚閱讀的家庭和重視閱讀的環境，很多孩子們對於閱讀這件事卻不像成人們期望的那樣熱情高漲呢？還有孩子早期閱讀興趣一直培養得很好，上了小學之後爲什麼興趣銳減了呢？孩子的閱讀興趣要怎樣才能一直持續下去？之所以有這麼多困惑是因為我們忽略了閱讀的本質。我們總是爲閱讀附加了許多的功能——可以增強學習能力、提升學業成績、增長見識、拓闊人生經驗等等。但是人爲什麼要閱讀，首先是一種需要，是一種情感和審美需要，越是幼齡兒童越是這樣。

想想最開始我們是怎樣引誘孩子們讀書的，一定是讓他們感到有趣味，閱讀給他們帶來了愉悅的體驗，同時也滿足了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那麼要把這興趣維持下去，也一樣，閱讀要

能滿足情感和審美需要，也能滿足求知渴望。這其中，情感和審美又堪稱重中之重。爲什麼這樣說呢？你看傳世的文學作品，有哪樣不是引起了人們強烈的情感上的反應呢？比如李白的《靜夜思》，就是「床前明月光」那首詩，多簡單，也沒什麼內容，怎麼那麼受歡迎？古詩裏寫游子思鄉之情寫得深刻的有很多，就是李白自己的不少作品刻畫游子思鄉之情也比這首更加細膩豐富，但怎麼沒有這首有名？就是因爲寥寥數語也能激起人們巨大的情感共鳴。小孩子看書也一樣，能夠激起情感共鳴的書就自然愛看。所以當孩子按照自己的興趣選書的時候，大人不要加以限制。

當一個人書看得漸漸多起來的時候，他的情感和審美的需求就自然會更上一層樓。有的家長總是爲孩子愛看漫畫書而憂慮，而你你試試，越是限制他越想看。也有有的家長覺得孩子上小學了，不應該再讀繪本了，希望孩子能進階閱讀。可是孩子們的情感需要家長看到了嗎？他可能上了一天的課，做了一晚上的功課，已經不再想接觸任何有文字的東西了！這就像大人勞累一天只想放鬆一下一樣。況且現代社會還有電視、電腦、手機的誘惑，如果成人所鼓勵的那種閱讀不能爲孩子們帶來愉悅的情感體驗，孩子們爲什麼要選擇閱讀？只有閱讀能夠帶來極大的內心的愉悅才可以抗衡電腦電視帶來的誘惑。

回憶我們內地這一代人小時候的閱讀體驗，和現在的孩子们的最大不同在於我們有更多的自由。我們也有更多的自由時間。我們完全自由地閱讀，在已經能夠讀懂小說的年紀，讀那些嚴肅的小說和紀實文學，讀家人訂閱的報紙雜誌，也讀世界各地的童話；讀但丁的《神曲》，也讀通

夜間得一夢：同老伴在住家附近閒步，手持枴杖慢慢行走中的她，好像要我把她抱起來，我真的用雙手將她捧起，突然覺的力氣還不大。頭假依在我左邊肩上的老伴低聲喚我，要我親親她。我低下頭去親她，她猛然揚起頭迎上來，很響亮地親了我。走在附近的幾個老人聽到聲響，不由的得同聲讚嘆：「好孝順的一對！」夢中，我抱着老伴繼續漫步，遇到施工中的一道小溝，我想邁過去，她不讓我邁，怕我摔倒，說：「繞過去！」此時，床頭手機裏的聲音驚醒了我，不由坐了起來。雖然不是夜間四點多一點，但想起剛才的夢境，我索性不再睡，起身坐到電腦旁，邊回憶，邊操作，想更多地享受夢境中的甜蜜。

無須諱言，和老伴結婚五十多年，志同道合，感情篤深，兩人親熱是常有的事情。但我老伴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從來不會在可能被外人發覺的情況下同我親熱，包括自己家裏的人，這個夢境的讓我很愕然。

那麼現在時代不同了，在資源上的限制少得多了，圖書館、書店近在咫尺，想讀的書基本上都是唾手可得，老師和各路專家學者不斷給我們閱讀上的建議和指導，按理說這閱讀上的自由應該是擴張了。然而現實卻是，成人們用種種理由去限制孩子們閱讀，而這些限制卻又是以指導閱讀的名義出現的並且高舉推廣閱讀之旗。所以假若真的有心培養孩子的閱讀興趣，並且希望孩子的閱讀熱情能維持下去，就放手吧，不限制種類、不指定種類；不談閱讀效果，不談閱讀目的；對孩子的閱讀品位不評論、不否定。幫助孩子盡快完成功課，給孩子更多的自由時間，提供足夠多樣的書籍選擇，讓孩子自由地閱讀。因爲唯有自由的內心靈才能真正感受到書籍帶來的愉悅和滋養。

Jonathan Kozol是美國著名的作家、教育學家和社會工作者。他曾經呼籲，希望教師們都能夠堅持這樣的立場，就是使每一個孩子都有機會僅僅因爲書籍爲生活帶來快樂而讀書，而不是因爲其他原因而讀書。他在不同場合反覆強調希望孩子們讀書僅僅是出於書籍能帶來強烈的快感。這是有道理的。書籍無法滋養靈魂的話，我們爲什麼還要堅持閱讀呢？

成人們，無論老師還是家長，不如卸下附加在閱讀上的所有期望、所有目標，先從單純的情感和審美入手，才能讓孩子們真心愛上和享受閱讀。

唯有喜歡，才能堅持下去，也只有輕裝上路，才能不負遠程。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

《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說的